

〔清〕曹雪芹 著
〔清〕脂砚斋 批评

脂
砚
斋
批
评
本

下

紅樓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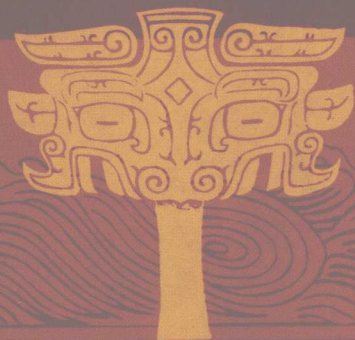
都道是金玉良姻
俺只念木石前盟
空对着
山中高士晶莹雪
终不忘
世外仙姝寂寞林
叹人间
美中不足今方信
纵然是齐眉举案
到底意难平



岳麓書社

脂砚斋批评本红楼梦

红楼梦旨义：是书题名极多。《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又曰《石头记》，是自警石头所记之事也。此三名，皆书中曾已点晴矣。如宝玉作梦，梦中有曲，名曰《红楼梦十二支》，此则《红楼梦》之点晴。又如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上面即镌《风月宝鉴》四字，此则《风月宝鉴》之点晴。又如道人亲眼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此则《石头记》之点晴处。开卷即云：「风尘怀闺秀」。则知作者本意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阅者切记之！诗曰：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装帧设计

TEL:13973195413

ISBN 7-80665-665-0



9 787806 656655 >

I·746 (全两册) 定价:68.00元

〔清〕曹雪芹 著
〔清〕脂砚斋 批评
王丽文 校点

脂

砚

斋

批

评

本

紅樓夢

下

都道是金玉良姻
俺只念木石前盟
空对着
山中高士晶莹雪
终不忘
世外仙姝寂寞林
叹人间
美中不足今方信
纵然是齐眉举案
到底意难平

岳麓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脂砚斋批评本红楼梦/(清)曹雪芹著;脂砚斋批评;

王丽文校点. —长沙:岳麓书社,2005

ISBN 7-80665-665-0

I. 脂... II. ①曹... ②脂... ③王... III. 章回小说—

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4993 号

脂砚斋批评本

红楼梦

作者:[清]曹雪芹

批评:[清]脂砚斋

校点:王丽文

责任编辑:杨云辉

装帧设计:刘峰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49

字数:870 千字

印数:1—10,000

ISBN 7-80665-665-0/I·746

定价:(上、下册)68.00 元

承印: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县高桥镇

邮编:410145

电话:0731—6154061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402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回 二十一第	001
413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回 二十二第	013
425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回 二十三第	023
438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回 二十四第	037
451	开生面梦演红楼梦	立新场情传幻境情	回 二十五第	046
464	贾宝玉初试雨云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回 二十六第	059
477	送官花周瑞叹英莲	谈肄业秦钟结宝玉	回 二十七第	070
490	薛宝钗小恙梨香院	贾宝玉大醉绛芸轩	回 二十八第	082
503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回 二十九第	094
516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回 三十第	101
529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回 三十一第	107
542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回 三十二第	114
555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回 三十三第	121
568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回 三十四第	129
581	王熙凤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回 三十五第	137
594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回 三十六第	144
607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回 三十七第	155
620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回 三十八第	180
633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回 三十九第	194

-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204
-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215
-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227
-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235
-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247
-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蜜意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259
-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270
-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279
-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斟情女情重愈斟情 292
-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302
-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309
-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317
-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324
-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330
-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338
-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语梨香院 347
-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355
-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366
-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合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374
-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382
- 第四十一回 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 393
-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香 401
-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410
-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418
-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426
-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435
-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445
-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453
-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461
- 第五十回 芦雪广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创制春灯谜 469
-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479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488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498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508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518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时宝钗小惠全大体	527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537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549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云轩里召将飞符	557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563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572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580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593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606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617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625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挈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631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641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649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657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665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675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684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拣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	693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706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717
第七十七回	俏丫嬛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727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婉媚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739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752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758



此回枕翠品茶，怡红遇劫。盖妙玉虽以清静无为自守，而怪洁之癖未免有过，老姬只污得一杯，见而勿用，岂似玉兄日享洪福，竟至无以复加而不自知。故老姬眠其床，卧其席，酒屁熏其屋，却被袭人遮过，则仍用其床，其席，其屋。亦作者特为转眼不知身后事写来作戒，纨袴公子可不慎哉？

话说刘姥姥两只手比着说道：“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众人听了，哄堂大笑起来。于是，吃过门杯。因又逗趣笑道：“实告诉说罢，我的手脚子粗笨，又喝了酒，仔细失手打了这磁杯。有木头的杯取个子来，我便失了手，掉了地下，也无碍。”众人听了，又笑起来。凤姐儿听如此说，便忙笑道：“果真要木头的？”

我就取了来。可有一句先说下：这木头的可比不得磁的，他都是一套，定要吃遍一套，方使得。”刘姥姥听了，心下战兢道：“我方才不过是趣话取笑儿，谁知他果真竟有。我时常在村庄乡绅大家也赴过席，金杯、银杯到都也见过，从来没见过有木头杯之说。哦，是了，想必是小孩子们使的木碗儿。不过诓我多喝两碗。别管他，横竖这酒蜜水儿似的，多喝点子也无妨。”为登厕伏脉。想毕，便说：“取来再商量。”

凤姐乃命丰儿：“到前面里间屋里，书架子上，有十个竹根套杯取来。”丰儿听了，答应才然要去。鸳鸯笑道：“我知道你这十个杯，还小；况且你才说是木头的，这会子又拿了竹根子的来，到不好看。不如把我们那里的黄杨根整抠的十个大套杯拿来，灌他十下子。”凤姐儿笑道：“更好了。”鸳鸯果命人取来。刘姥姥一看，又惊又喜：惊的是，一连十个，挨次大小分下来，那大的足似个小盆子，第十个极小的，还有手里的杯子两个大；喜的是，雕镂奇绝，一色山水、树木、人物，并有草字以及图印。因忙说道：“拿了那小的来就是了。怎么这样多？”凤姐儿笑道：“这个杯没有喝一个的理。我们家因没有这大酒量的人，所以没人敢使他。姥姥既要，好容易寻了出来，必定要挨次吃一遍才使得。”刘姥姥唬的忙道：“这个不敢！好姑奶奶，饶了我罢。”

贾母、薛姨妈、王夫人知道他上了年纪的人，禁不起，忙笑道：“说是说，笑是笑，不可多吃了。只吃这头一杯罢。”刘姥姥道：“阿弥陀佛！我还是小杯吃罢。把这大杯收着，我带了家去，慢慢的吃罢。”说的众人又笑起来。鸳鸯无法，只得命人满斟了一大杯。刘姥姥两手捧着喝。贾母、薛姨妈都道：“慢些，不要呛了。”薛姨妈又命凤姐儿布了菜来。凤姐笑道：“姥姥要吃什么？说出名儿来，我拣了喂你。”刘姥姥道：“我知道什么名儿？样样都是好的。”贾母笑道：“你把茄鲞拣些喂他。”凤姐儿听说，依言拣些茄鲞，送入刘姥姥口中。因笑道：“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的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刘姥姥笑道：“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众人笑道：“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刘姥姥诧异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凤姐儿来，又拣了些放入口内。刘姥姥细嚼了半日，笑道：“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削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钉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

一拌，盛在磁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爪一拌就是。”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我的佛祖，到得十来支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

一面说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还只管细玩那杯。凤姐笑道：“还是不足兴，再喝一杯罢。”刘姥姥忙道：“了不得！那就醉死了。我因为爱这样范，亏他怎么作了？”鸳鸯笑道：“酒吃完了，到底这杯子是什么木头的？”刘姥姥笑道：“怨不得姑娘不认得。你们在这金门绣户的，如何认得木头？我们成日家和树林子作街坊，困了，枕着他睡；乏了，靠着坐；荒年间饿了，还吃他。眼睛里天天见他，耳朵里天天听他，口儿里天天讲他，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认得的。让我认一认。”一面说，一面细细端详了半日，道：“你们这样人家，断没有那贱东西，那容易得的木头，你们也不收着了。我掂着这杯体重，断乎不是杨木，这一定是黄松的。”众人听了，哄堂大笑起来。

只见一个婆子走来请问贾母说：“姑娘们都到了藕香榭。请示下就演罢，还是再等一会子。”贾母忙笑道：“可是倒忘了他们，就叫他们演罢。”那个婆子答应去了。不一时，只听得箫管悠扬，笙笛并发。正值风清气爽之时，那乐声穿林度水而来，自然使人神移心旷。宝玉先禁不住拿起壶来，斟了一杯，一口饮尽。复又斟上，才要饮，只见王夫人也要饮，命人换暖酒。宝玉连忙将自己的杯捧了过来，送到王夫人嘴边。妙极。忽写宝玉如此，便是天地间母子之至情至性。献芹之民之意令人酸鼻。王夫人便就他手内吃了两口。一时暖酒来了，宝玉仍归旧坐。王夫人提了暖壶。下席来，众人皆都出了席，薛姨妈也立起身来。贾母忙命李、凤二人接过壶来：“让你姨妈坐了，大家才两便。”王夫人见如此说，方将壶递与凤姐，自己归坐。贾母笑道：“大家吃上两杯。今日着实有趣。”说着，擎杯让薛姨妈，又向湘云、宝钗道：“你姐妹两个也吃一杯。你妹妹虽不大会吃，也别饶他。”说着，自己已干了。湘云、宝钗、黛玉也都干了。当下刘姥姥听见这般音乐，且又有了酒，越发喜的手舞足蹈起来。宝玉因下席过来，向黛玉笑道：“你瞧刘姥姥的样子。”黛玉笑道：“当日圣乐一奏，百兽率舞。如今才一牛耳。”众姐妹都笑了。

须臾乐止。薛姨妈出席，笑道：“大家的酒想也都有了。且出去散散再坐罢。”贾母也正要散散，于是大家出席，都随着贾母游玩。贾母因要带着刘姥姥散闷，遂携了刘姥姥，至山前树下，盘桓了半晌。又说与他这是什么树，这是什么石，这是什么花。刘姥姥一一的领会。又向贾母道：“谁知城里，不但人尊贵，连雀儿也是尊贵的。偏这雀儿到了你们这里，他也变俊了，也会说话了。”

众人不解，因问什么雀儿变俊了、会讲话？刘姥姥道：“那廊下金架子上站的绿毛红嘴是鹦哥儿，我是认得的；那笼子里黑老鸽子，怎么又长出凤头来，也会说话呢？”众人听了，都笑将起来。

一时，只见丫环们来请用点心。贾母道：“吃了两杯酒，到也不饿。也罢，就拿了这里来。大家随便吃些罢。”丫环便去抬了两张几来，又端了两个小捧盒。揭开看时，每个盒内两样。这盒内，一样是藕粉桂糖糕，一样是松穰鹅油卷；那盒内，一样是一寸来大的小饺子，贾母因问：“什么馅儿？”婆子们忙回是螃蟹的。贾母听了，皱眉说：“这油腻腻的，谁吃这个？”那一样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儿，也不喜欢，因让薛姨妈吃。薛姨妈只拣了一块糕。贾母拣了一个卷子，只尝了一尝，剩的半个，递与丫环了。刘姥姥因见那小面果子都玲珑剔透，便拣了一朵牡丹花样的，笑道：“我们那里最巧的姐儿们，也不能饺出这么个纸的来。我又爱吃，又舍不得吃。包些家去给他们做花样子去到好。”众人都笑了。贾母道：“家去我送你一盒子。你先趁热吃这个罢。”别人不过拣各人爱吃的一两点就罢了。刘姥姥原不曾吃过这些东西，且都作的小巧不显盘堆的，他和板儿每样吃了些，就去了半盘子。剩的，凤姐又命攒了两盘并一个攒盒，与文官等吃去。

忽见奶子抱了大姐儿来。大家哄他顽了一会。那大姐儿因抱着一个大柚子顽的，忽见板儿抱着一个佛手，便也要佛手。小儿常情，遂成千里伏线。丫环哄他取去，大姐儿等不得，便哭了。众人忙把柚子与了板儿，将板儿的佛手哄过来与他才罢。那板儿因顽了半日佛手，此刻又两手抓着些果子吃，又忽见这柚子又香又圆，更觉好顽，且当球踢着顽去，也就不要佛手了。柚子，即今香团之属也，应与缘通；佛手者，正指迷津者也。以小儿之戏，暗透前后通部脉络，隐隐约约，毫无一丝漏泄，岂独为刘姥姥之俚言博笑而有此一大回文字哉？

当下贾母等吃过茶，又带了刘姥姥至拢翠庵来。妙玉忙接了进去。至院中，见花木繁盛。贾母笑道：“到底是他们修行的人，没事常常修理，比别处越发好看。”一面说，一面便往东禅堂来。妙玉笑往里让。贾母道：“我们才都吃了酒肉，你这里头有菩萨，冲了罪过。我们这里坐坐，把你的好茶拿来，我们吃一杯就去了。”妙玉听了，忙去烹了茶来。宝玉留神看他是怎么行事。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君眉。”贾母接了，又问：“是什么水？”妙玉笑回：“是旧年蠲的雨水。”贾母便吃了半盏，便笑着递与刘姥姥，说：“你尝尝这个茶。”刘姥姥便一口吃尽，笑道：

“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浓些更好了。”贾母众人都笑起来。然后众人都是一色官窑脱胎填白盖碗。

那妙玉便把宝钗和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随他出去。宝玉悄悄的随后跟了来。只见妙玉让他二人在耳房内，宝钗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团上。妙玉自向风炉上煊滚了水，另泡一壶茶。宝玉便走了进来，笑道：“偏你们吃梯己茶。”二人都笑道：“你又赶了来饗茶吃。这里并没你的。”妙玉刚要去取杯，只见道婆收了上面的茶盏来。妙玉忙命：“将那成窑的茶杯别收了，搁在外头去罢。”宝玉会意，知为刘姥姥吃了，他嫌脏不要了。

又见妙玉另拿出两支杯来，一个傍边有一耳，杯上镌着“瓠犀翠”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晋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便斟了一罍，递与宝钗。那一支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杏犀盃”，妙玉斟了一盃与黛玉。仍将前番自己素日吃茶的那支绿玉斗来斟与宝玉。宝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妙玉道：“这是俗器？不是我说句狂话，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宝玉笑道：“俗说‘随乡入乡’。到了你这里，自然把那金玉珠宝，一概贬为俗器了。”妙玉听如此说，十分欢喜，遂又寻出一支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盃出来，笑道：“就剩了这一个，你可吃的了这一海？”宝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虽吃的了，也没这些茶遭塌。茶下‘遭塌’二字，成窑杯已不屑再要。妙玉真清洁高雅。然亦怪谲孤僻甚矣。实有此等人物，但罕耳。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你吃的了这一海，便成什么呢？”说的宝钗、黛玉、宝玉都笑了。

妙玉执壶，只向海内斟了约有一杯。宝玉细细吃了，果觉轻浮无比，赏赞不绝。妙玉正色道：“你这遭吃的茶，是托他两个福。独你来了，我是不给你吃的。”宝玉笑道：“我深知道的。我也不领你的情，只谢他二人便是了。”妙玉听了，方说这话明白。黛玉因问：“这也是旧年的雨水么？”妙玉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胎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轻浮？如何吃得？”黛玉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话，亦不好多坐。吃完茶，便约着宝钗走了出来。

宝玉和妙玉陪笑道：“那茶杯虽然脏了，白撻了，岂不可惜？依我说，不如就给那贫婆子罢。他卖了，也可以度日。你道可使得？”妙玉听了，想了一想，

点头说道：“这也罢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若我使过，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你要给他，我也不管你，只交给你，快拿了去罢。”宝玉笑道：“自然如此。你那里和他说话、授受去，越发连你也脏了。只交与我就是了。”妙玉便命人拿来递与宝玉，宝玉接了，又道：“等我们出去了，我叫几个小么儿来，河里打几桶水来洗地，如何？”妙玉笑道：“这更好了。只是你嘱咐他们：抬了水，只搁在山门外头墙根那里，别进门来。”宝玉道：“这是自然的。”说着，便袖着那杯，递与贾母房中小丫头拿着，说：“明日刘姥姥家去，给他带去罢。”交代明白。贾母已经出来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门。回身便将门闭了。不在话下。

且说贾母因觉身上乏倦，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妈去吃酒，自己便往稻香村来歇息。凤姐忙命人将小竹椅子抬来，贾母坐上，两个婆子抬起，凤姐、李纨和众丫环、婆子围随着去了。不在话下。这里薛姨妈也就辞出。王夫人打发文官等出去，将攒盒散与众丫环们吃去，自己便也来空歇着，随便歪在方才贾母坐的榻上，命一个小丫头放下帘子来，又命他捶着腿，分付他：“老太太那里有信儿，你就叫我。”说着，也歪着睡着了。

宝玉、湘云等看着丫环们将攒盒搁在山石上，也有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地下的，也有靠着树的，也有傍着水的，到也十分热闹。一时，又见鸳鸯来了，要带着刘姥姥各处去逛，众人也都赶着取笑。一时来至“省亲别墅”的牌坊底下，刘姥姥道：“嗳呀！这里还有个庙呢！”说着，便爬下磕头。众人笑弯了腰。刘姥姥道：“笑什么？这牌楼上字我都认得，我们那里像这样的庙宇最多，都是这样的牌坊。那字就是庙的名字。”众人笑道：“你认得这是什么庙？”刘姥姥便抬头指那字道：“这不是‘玉皇宝殿’四字？”众人笑的拍手、打脚，还要拿他取笑。刘姥姥觉得腹内一阵乱响，忙的拉着一个小丫头，要了两张纸，就解衣。众人又是笑，又忙喝他：“这里使不得！”忙命一个婆子，带了东北上去了。那婆子指与地方，便乐得走开去歇息。

那刘姥姥因喝了些酒，他脾气不与黄酒相宜；且吃了许多油腻饮食；发渴多喝了几碗茶，不免通泻起来，蹲了半日方完。及出厕来，酒被风禁，且年迈之人，蹲了半天，忽一起身，只觉得眼花头眩，辨不出路径。四顾一望，皆是树木山石，楼台房舍，却不知那一处是往那里去的了。只得认着一条石子路，慢慢的走来。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又找不着门。再找了半日，忽见一带竹篱。刘姥姥心

中自忖道：“这里也有扁豆架子。”一面想，一面顺着花障儿走了来。得了一个月洞门进去，只见迎面忽有一带水池，只有七八尺宽，石头砌岸，里面碧浏清水流往那边去了。上面有一块白石，横架在上面。刘姥姥便度石过去，顺着石子甬路走去。

转了两个弯子，只见有一房门。于是进了房门，只见迎面一个女孩儿满面是笑，迎了出来。刘姥姥忙笑道：“姑娘们把我丢下来了，要我碰头碰到这里来。”说了，只觉那女孩儿不答。刘姥姥便赶来拉他的手，“咕咚”一声，便撞到板壁上，把头碰的生疼。细瞧了一瞧，原来是幅画儿。刘姥姥自忖道：“原来画儿有这样活凸出来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点头叹了两声，一转身，方得了一个小门，门上挂着葱绿撒花软帘。刘姥姥掀帘进去，抬头一看，只见四面墙壁，玲珑剔透，琴剑瓶炉皆贴在墙上，锦笼纱罩，金彩珠光，连地下踩的砖皆是碧绿凿花，竟越发把眼花了。找门出去，那里有门？左一架书，右一架屏，刚从屏后得了一门转去，只见他亲家母也从外面迎了进来。刘姥姥诧异，忙问道：“你想是见我这几日没家去，亏你找我来。那一位姑娘带你进来的？”他亲家只是笑不还言。刘姥姥笑道：“你好没见识面，见这园里的花好，你就没死活带了一头。”他亲家也不答。便心下忽然想起，“常听见说，大富贵人家，有一种穿衣镜。这别是我的影儿在镜子里头呢罢！”说毕，伸手一摸，再细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将镜子嵌在中间。因说：“这已经拦住，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说，一面只管用手摸。这镜子原是西洋机括，可以开合。不意刘姥姥乱摸之间，其力巧合，便撞开消息。掩过镜子，露出门来。刘姥姥又惊又喜，迈步出来。忽见有一副最精致的床帐。他此时又带了七八分醉，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床上，只说歇歇，不承望身不由己，前仰后合的朦胧着两眼，一歪身就睡熟在床上。

且说众人等他不见，板儿见没了他姥姥，急的哭了。众人都笑道：“别是掉在茅厕里了。快叫人去瞧瞧。”因命两个婆子去找，回来说没有。众人各处搜寻不见；袭人戮其道路，“是他醉了，迷了路，顺着这一条路往我们后院子里去了。若进了花障子，到后房门进去，虽然碰头，还有小丫头们知道；若不进花障子去，再往西南上去，若绕出去还好，若绕不出去，可彀他绕回子好的。我且瞧瞧去。”一面想，一面回来。

进了怡红院便叫人，谁知那几个房子里小丫头已偷空顽去了。袭人一直进了房门，转过集锦榻子，就听的鼾响如雷，忙进来，只闻见酒屁臭气，满屋一瞧，

只见刘姥姥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袭人这一惊不小，慌忙赶上来，将他没死活的推醒。那刘姥姥惊醒，睁眼见了袭人，连忙爬起来道：“姑娘我失错了，并没弄脏了床帐。”一面说，一面用手去掸。袭人恐惊动了人，被宝玉知道了，只向他摇手，不叫他说话。忙将鼎内贮了三四把百合香，仍用罩子罩上。些须收拾收拾，所喜不曾呕吐。忙悄悄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随我出来。”刘姥姥跟了袭人，出至小丫头们房中。命他坐了，向他说道：“你就说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个盹儿。”刘姥姥答应知道。又与他两碗茶吃，方觉酒醒了。因问道：“这是那个小姐的绣房？这样精致。我就像到了天宫里的一样。”袭人微微笑道：“这个么，是宝二爷的卧室。”那刘姥姥吓的不敢作声。袭人带他从前面出去。见了众人，只说他在草地下睡着了，带了他来的。众人都不理会，也就罢了。

一时，贾母醒了，就在稻香村摆晚饭。贾母因觉懒懒的，也不吃饭，便坐了竹椅小敞轿，回至房中歇息，命凤姐儿等去吃饭。他姊妹方复进园来。要知端的——



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馀。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请看黛玉逝后，宝钗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谬矣。

话说他姊妹复进园来，吃过饭，大家散出，都无别话。

且说刘姥姥带着板儿，先来见凤姐儿说：“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虽住了两三天，日子却不多，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没听见过的，都经验了。难得老太太和姑奶奶并那些小姐们，连各房里的姑娘们，都这样怜贫惜老，照看我。我这一回去后，没别的报答，惟有请些高香，天天给你们烧了，念佛保

佑你们长命百岁的。就算我的心了。”凤姐儿笑道：“你别喜欢，都是为你，老太太也被风吹病了，睡着说不舒服。我们大姐儿也着了凉，在那里发烧呢。”刘姥姥听了，忙叹道：“老太太有年纪的人，不惯十分劳乏的。”凤姐儿道：“从来没像昨儿高兴。往常也进园子逛去，不过到一二处，坐坐就来了。昨儿因为你在这里，要叫你逛逛，一个园子到走了多半个；大姐儿因为找我去，太太递了一块糕给他。谁知风地里吃了，就发起热来。”刘姥姥道：“小大姐儿只怕不大进园子，生地方儿，小人儿家原不该去。比不得我们的孩子，会走了，那个坟圈子里不跑去。一则风扑了也是有的，二则只怕他身上干净，眼睛又净，或是遇见什么神了。依我说，给他瞧瞧祟书本子，仔细撞客着了。”一语提醒了凤姐儿，便叫平儿拿出《玉匣记》，叫彩明来念。彩明翻了一回，念道：“八月二十五日病者，在东南方得遇花神。用五色纸钱四十张，向东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凤姐儿笑道：“果然不错。园子里头可不是花神？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见了。”一面命人请两分纸钱来，叫两个人来。一个与贾母送祟，一个与大姐儿送祟。果见大姐儿安稳些睡着了。岂真送了就安稳哉？盖妇人之心意皆如此。即不送，岂有一夜不睡之理？作者正指愚人之见耳。

凤姐儿笑道：“到底是你们有年纪的人，经历的多。我这大姐儿，时常肯病，也不知是个什么原故。”刘姥姥道：“这也有的事。富贵人家养的孩子，多有太娇嫩的。自然禁不得一些儿委曲。再他小人儿家，过于尊贵了，也禁不起。已后姑奶奶少疼他些就好了。”凤姐儿道：“这也有理。我想起来，他还没个名字，你就给他起个名字。一则借借你的寿；二则你们是庄家人，不怕你恼，到底比我们贫苦些。你贫苦人起个名字，只怕压的住他。”一篇愚妇无理之谈，实是世间必有之事。刘姥姥听说，便想了一想，笑道：“不知他几时生的？”凤姐儿道：“正是生日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刘姥姥忙笑道：“这个正好，就叫他是巧哥儿。这叫做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定要依我这个名字，他必长命百岁。日后大了，各人成家立业，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必然是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却从这‘巧’字上来。”凤姐儿听了，自是欢喜，忙道谢。又笑道：“只保佑他应了你的话就好了。”说着，叫平儿来分付道：“明儿咱们有事，恐怕不得闲儿。你这个空儿，把送这姥姥的东西打点下。他明儿一早就好走的便宜了。”刘姥姥忙说：“不敢多破费了。已经遭扰了几日，又拿着走，越发心里不安了。”凤姐儿道：“也没有什么。不过是随常的东西。好也罢，歹也罢，带去了，你们街坊邻舍看着也热闹些，也是上城一次。”

只见平儿走来说：“姥姥过这边瞧瞧！”刘姥姥忙跟了平儿，到那边屋里。